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待詔公車尋待詔金馬門爲常侍郎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被劾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復爲中郎有集二卷

七諫

平生于國兮長于原壄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已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兮鞠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

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于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于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㠯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脩往古㠯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脩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若衆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顧地㠯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㠯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于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

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于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岒峨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于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眾人之所識。驥躊躇于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斬。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

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精爽目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埳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于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荊棘聚而成林江離棄于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間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于杳冥兮孰能施于無報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恆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厭白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駕

靑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爲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

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之正匠兮遥涉江而遠去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返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爲隍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與石其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自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悇憛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

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忠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避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菎蕗雜于黀蒸兮機蓬矢㠯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㠯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㠯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㠯寄託眾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

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為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已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䵷黽游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甂甌登于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楚辭

嗟伯夷

竄隱處兮，窟穴自藏，其隨援而得志兮，不若從孤竹于首陽。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上書自薦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之敎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㠯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㠯聞 漢書東方朔傳

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㠯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㠯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㠯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㠯東商雒㠯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㠯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㠯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聖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漢書東方朔傳

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

觀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漢書東方朔傳

對詔

陵山越海，窮天乃止。文選海賦注

臨終諫天子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史記滑稽先生補傳

與公孫弘借車書

蓋聞儔麻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敘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覆龍之門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十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櫃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藝文類聚八十九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㠯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㠯顯
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
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將㠯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
無㠯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吳王曰、可㠯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
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佛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
有說于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㠯上可㠯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
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
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

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思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漢書東方朔傳，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四

隱眞論

處天地之先，不以爲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釋藏臨字號唐釋法琳辯正論

荅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
勝數、著于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
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爲帶、安于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
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
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

竭精談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㠯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㠯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㠯蔽明黈纊充耳所㠯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漢書本傳 文選 藝文類聚二十五

答驃騎難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于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吕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于文綱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誕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徇伴威儀也曾隨師主之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國溽海冥夜之巨純陽之陂始青之下月宫之間內游七巨中旋十洲蹀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于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宫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爽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吕酬廣訪矣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鄉澔溔曈曨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淚悲壇畔之遭禍痛皇

天之雁濟。藝文類聚一百

寶雲銘

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王子年拾遺記

誡子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漢書東方朔傳贊作上容劭曰容身避害也御覽作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漢書作柱下御覽作柳下爲工。飽食安步。目仕代農。漢書作易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

東方朔占 案隋志五行家有東方朔歲占一卷又有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曆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凡六種開元占經引見統稱東方朔占今從之

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日雨。卯日東風

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卽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日雨丁卯止、丙寅日雨卽日止、丁卯雨夕止、戊辰雨夜半止、己巳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申日雨卽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止、甲戌日雨卽時止、案此下有脫文己卯日雨立止、庚辰日雨卽止、辛巳日雨癸未止、壬午日雨卽日止、癸未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卽止、乙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卽止、丁亥日雨卽時止、戊子日雨庚寅止、己丑日雨庚寅止、庚寅日雨卽時止、辛卯日雨卽止、壬辰日雨辛丑止、癸巳日雨夕止、甲午日雨卽時止、乙未日雨丁酉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止、戊戌日雨辛丑止、己亥日雨卽止、庚子日雨壬辰止、辛丑日雨壬寅止、壬寅日雨卽止、癸卯日雨卽時止、甲辰日雨卽止、乙巳日雨丙午止、丙午日雨卽止、丁未日雨卽

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止己酉日雨辛亥止庚戌日雨即止辛亥日雨癸丑止壬子日雨癸丑止癸丑日雨即時止甲寅日雨即止乙卯日雨丙辰止丙辰日雨丁巳止丁巳日雨即時止戊午日雨即止己未日雨即止庚申日雨即止辛酉日雨即時止壬戌日雨即時止癸亥日雨即時止　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即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即止不止巳日止辰日雨巳日止巳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不止至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見月不見日久陰酉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戌日雨立止不止久陰亥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此其大概也開元占經九十二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巳已上周而復始爲逆者不成積日不解者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開元占經一百一

正月朔日雨歲中下田麥成禾黍小貴。三月得巳朔大麥熟。庚朔禾熟。兵賊起。辛朔下田不收。壬朔赤地千里。米穀貴。癸朔熟。三月有三卯。大豆好。無三卯。旱種禾。四月丙朔。夏苗長。四月無三卯。旱種麻。常以正月一日夜半子時。候東方有黃色雲者。春大赦。南方有黃色雲者。夏有赦。西方有黃色雲者。秋有赦。北方有黃色雲者。冬有赦。雜者。皇太子有赦。有黑雲雜者。必有皇后若女子之赦。開元占經一百十一

全漢文卷二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唐蒙

蒙建元中爲番陽令元光中㠯郎中通夜郎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㠯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㠯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史記西南夷傳又見漢書西南夷傳）

張騫

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使西域再爲匈奴所獲歷十三歲亡歸拜太中大夫元朔末從衛青出塞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中遷衞尉出塞後期論斬贖爲庶人後拜中郎將復使西域還拜

大行

具言西域地形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史記大宛傳騫使西域還具爲天子言之

言通大夏宜從蜀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

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史記大宛傳又見漢書張騫傳

請招烏孫居渾邪故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閒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

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㠯此時厚賂烏孫招㠯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漢書張騫傳

諭指烏孫

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 史記大宛傳

許㝈

㝈初學記作令㝈爵里未詳

明堂議

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㠯法天地比類陰陽㠯成宮室本之太古㠯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蒿與黃帝堯舜之世是㠯三代倚之也 三輔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孝武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㝈等議又見初學記十三

司馬談

談河內人建元中爲太史令元封初卒

祠后土議

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史記封禪書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案事在元狩二年漢書郊祀志上太史公作太史令談師古曰談郎司馬談也

議立太畤壇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史記封禪書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㠯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㠯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㠯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㠯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㠯六蓺爲法六蓺經傳㠯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敎喪禮必㠯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㠯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儌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㠯虛無爲本，㠯因循爲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漢書司馬遷傳

司馬遷

遷字子長，談子。元封中爲太史令，天漢中坐罪宮刑，後爲中書令。有史記一百三十卷，集一卷。

悲士不遇賦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恆克己而復禮，懼志行之無聞。

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勦。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文選張衡歸田賦注作天道悠昧。又司馬彪贈山濤詩注、陸機塘上行注作天道悠昧人理促兮則跨涉下何。)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二句從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補)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藝文類聚三十)

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敎㠯順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㠯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者用女爲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㠯爲榮適足㠯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㠯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㠯託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㠯中才之人

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㠯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㠯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㠯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㠯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㠯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㠯爲戴盆何㠯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㠯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

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

款之愚㠯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㠯暴于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㠯此指推言陵之功欲㠯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㠯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㠯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㠯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㠯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㠯稍陵遲，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㠯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㠯隱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于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

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攷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

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于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漢書本傳文選案本傳有刪節

與摯伯陵書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繇也願先生少致意焉高士傳

素王妙論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御覽四百四

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已後無其人曠絕三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强、卒㠯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閒、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御覽四百七十二 困學紀聞二十

摯峻

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隱于岍山、

報司馬子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㠯虛受、名不可㠯苟得、漢興㠯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㠯送餘齒耳、傳 高士

有能者見鋒穎之秋豪、文選潘岳爲賈長淵作贈陸機詩注 案吳都賦注作有能見鋒穎之狀

徐樂

樂、燕郡無終人、元光中、爲郎中、

上武帝書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㠯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㠯嚴其境內財足㠯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遊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于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

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奚征而不服乎哉。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徐樂傳

全漢文卷二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嚴安

安臨菑人爲丞相史終騎馬令

上書言世務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吕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吕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吕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吕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于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吕範民之道也是吕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

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正者退法嚴令苛竊譔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矦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㠯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㠯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㠯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撟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㠯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㠯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㠯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漢書嚴安傳又史記主父偃傳少篇首二百七十七字

終軍

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拜謁者給事中擢為諫大夫使南越為呂嘉所攻殺

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族賢縣賞待功能者進㠯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㠯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㠯饋此天之所㠯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徳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漢書終軍傳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云云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

奏詔詰徐偃矯制狀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

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幷給二郡邪將埶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假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假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漢書終軍傳

自請使匈奴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于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漢書終軍傳

自請使南越

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漢書終軍傳

吾丘壽王

壽王字子贛趙人武帝時待詔遷侍中中郎坐法免復召爲郎拜東郡都尉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誅有集二卷

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㠯相害㠯禁暴討邪也安居則㠯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㠯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㠯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㠯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㠯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㠯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㠯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

曰明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貫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漢書吾丘壽王傳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

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于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

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閑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徙擬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藝文類聚五十九

游章牧賢詠德謳吟 文選潘岳藉田賦注

失題

心如飢虎志若秋鷹 北堂書鈔十四

主父偃

偃齊國臨菑人元光中爲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元朔中爲

齊相㠯劫齊王令自殺徵下吏族誅

上書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㠯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㠯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㠯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㠯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㠯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㠯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

地千里㠯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㠯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㠯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㠯結怨深讎不足㠯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㠯爲

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㠯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㠯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史記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漢書主父偃傳

說武帝令諸侯得分封子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㠯逆京師。今㠯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㠯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㠯德施。實分其國。不削

而稍弱矣。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主父偃傳

說武帝徙豪桀茂陵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史記主父偃傳 漢書主父偃傳

路博德

博德，西河平州人，為右北平太守，封邳離侯，入為衛尉，拜伏波將軍，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

奏留李陵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漢書李陵傳 天漢二年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逆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云云，書奏上怒

霍去病

去病，河東平陽人，武帝衛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呂票姚校

尉再從衛青出塞元朔末封冠軍侯元狩中爲驃騎將軍拜大司馬六年卒諡曰景桓侯

請立皇子爲諸侯王疏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骨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位號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史記三王世家元狩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

霍光

光字子孟去病弟少爲郎元鼎初遷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後元末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封博陸侯輔政訖昭帝世迎昌邑王

人嗣，尋行廢立事，地節二年薨，謚曰宣成侯。

病篤上宣帝書謝恩

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漢書霍光傳

責過魏相

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漢書魏相傳，遷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迺自免去，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責過相云云，下廷尉獄。

莊芷

芷，漢書作嚴正，壽春人。

上書發淮南王陰事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史記淮南王傳王有孽子不害最長不害子建材高有氣使所善壽春莊芷上書天子又見漢書淮南王傳

謬忌

忌濟陰亳人

奏祠太一方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漢書作日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

莊熊羆

熊羆爵里未詳漢書作嚴熊無羆字

上言穿商洛渠

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漢書作故惡地誠得水漢書作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七終